



民俗、民間文學影印資料之五十八

# 妖怪學

(日)井上圓了著 蔡元培譯

# 妖怪學

(日)井上圓了著

蔡元培譯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## (沪)新登字 103 号

### 影印出版说明

本书所说的“妖怪”一词，即为由于文化的限制、人们难以科学解释的事物与现象。作者从多方面、多角度，分析论述了“妖怪”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心理、哲学、生物学等因素，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与主观难解的事物与现象，给予了科学的回答。

本书原名为《妖怪学讲义录总论》。现据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2 月 7 版影印。

### 妖 怪 学

(影印本 1992 年 3 月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ISBN 7-5321-0894-5/K·64

---

定价： 3.35 元

## (沪)新登字 103 号

### 影印出版说明

本书所说的“妖怪”一词，即为由于文化的限制、人们难以科学解释的事物与现象。作者从多方面、多角度，分析论述了“妖怪”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心理、哲学、生物学等因素，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与主观难解的事物与现象，给予了科学的回答。

本书原名为《妖怪学讲义录总论》。现据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2 月 7 版影印。

### 妖 怪 学

(影印本 1992 年 3 月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ISBN 7-5321-0894-5/K·64

---

定价： 3.35 元

## (沪)新登字 103 号

### 影印出版说明

本书所说的“妖怪”一词，即为由于文化的限制、人们难以科学解释的事物与现象。作者从多方面、多角度，分析论述了“妖怪”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心理、哲学、生物学等因素，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与主观难解的事物与现象，给予了科学的回答。

本书原名为《妖怪学讲义录总论》。现据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2 月 7 版影印。

### 妖 怪 学

(影印本 1992 年 3 月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ISBN 7-5321-0894-5/K·64

---

定价： 3.35 元

## (沪)新登字 103 号

### 影印出版说明

本书所说的“妖怪”一词，即为由于文化的限制、人们难以科学解释的事物与现象。作者从多方面、多角度，分析论述了“妖怪”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心理、哲学、生物学等因素，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与主观难解的事物与现象，给予了科学的回答。

本书原名为《妖怪学讲义录总论》。现据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2 月 7 版影印。

### 妖 怪 学

(影印本 1992 年 3 月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ISBN 7-5321-0894-5/K·64

---

定价： 3.35 元

## (沪)新登字 103 号

### 影印出版说明

本书所说的“妖怪”一词，即为由于文化的限制、人们难以科学解释的事物与现象。作者从多方面、多角度，分析论述了“妖怪”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心理、哲学、生物学等因素，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与主观难解的事物与现象，给予了科学的回答。

本书原名为《妖怪学讲义录总论》。现据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2 月 7 版影印。

### 妖 怪 学

(影印本 1992 年 3 月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ISBN 7-5321-0894-5/K·64

---

定价： 3.35 元

## (沪)新登字 103 号

### 影印出版说明

本书所说的“妖怪”一词，即为由于文化的限制、人们难以科学解释的事物与现象。作者从多方面、多角度，分析论述了“妖怪”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心理、哲学、生物学等因素，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与主观难解的事物与现象，给予了科学的回答。

本书原名为《妖怪学讲义录总论》。现据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2 月 7 版影印。

### 妖 怪 学

(影印本 1992 年 3 月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ISBN 7-5321-0894-5/K·64

---

定价： 3.35 元



## (沪)新登字 103 号

### 影印出版说明

本书所说的“妖怪”一词，即为由于文化的限制、人们难以科学解释的事物与现象。作者从多方面、多角度，分析论述了“妖怪”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心理、哲学、生物学等因素，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与主观难解的事物与现象，给予了科学的回答。

本书原名为《妖怪学讲义录总论》。现据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2 月 7 版影印。

### 妖 怪 学

(影印本 1992 年 3 月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ISBN 7-5321-0894-5/K·64

---

定价： 3.35 元

## (沪)新登字 103 号

### 影印出版说明

本书所说的“妖怪”一词，即为由于文化的限制、人们难以科学解释的事物与现象。作者从多方面、多角度，分析论述了“妖怪”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心理、哲学、生物学等因素，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与主观难解的事物与现象，给予了科学的回答。

本书原名为《妖怪学讲义录总论》。现据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2 月 7 版影印。

### 妖 怪 学

(影印本 1992 年 3 月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ISBN 7-5321-0894-5/K·64

---

定价： 3.35 元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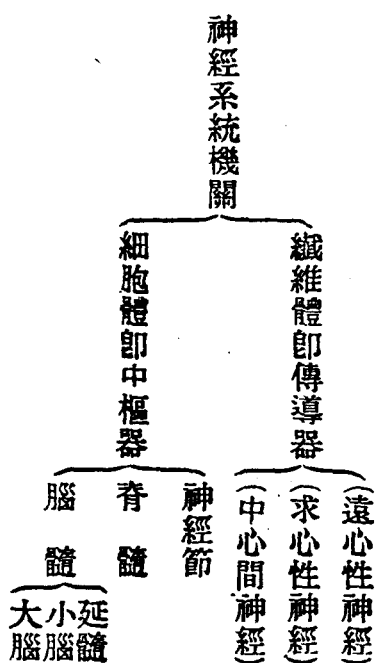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傳向中樞者。謂求心性神經。或謂感覺神經。又以中樞所起之興奮。傳向末端者。謂遠心性神經。或謂運動神經。此二種神經相集合。而形成種種之機關。分其機關為傳導器。中樞器之二類。中樞器者。由神經細胞成。傳導器者。由神經纖維成。屬傳導器之神經。於求心性遠心性二種外。又有聯絡中樞與中樞間之中間神經。又中樞器有腦髓、脊髓、神經節之種類。其表如左。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

所以名之。其體也。如可知而不可知。如不可知而可知。是實大怪物也。稱之曰神妙靈妙。微妙高妙元妙。不過形容其體所發散之光氣之一部分。或有字之者。老子曰無名。孔子曰天。於易曰太極。釋迦曰眞如。曰法性。曰佛。耶穌曰天帝。神道教曰神。皆不過假名其體之一面。今稱之曰理想。亦一部分之形容。誰能以有限性之衣。顯無限性之體耶。得不名之爲大怪物耶。母亦勉階梯於有限性之名稱。而想象其裏面所包有之無限性云爾。

吾人仰觀俯察。自然起一種高遠元妙之感想。是卽感接於理想大怪物之光景時也。由是精究於其心。而漸開顯其真相。遂仰心天渺茫處。惟理想一輪之明月。而見一大世界。盡森立於靈然神光之中。此時始知此世界之爲理想世界也。既知理想世界。而再觀萬有。嚶嚶之鳥聲。燦燦之花影。皆領得理想之實相。是所謂哲學的悟道也。於是知理想有本體與現象之別。物心萬有者。現象也。現象之於本體。如影與形。須臾不離。謂二者一體可也。故推究萬有而體達其神髓者。直可接理想之光。又悟理想之本體。而照觀目前之世界者。可覺靈妙之露氣。浮於事事物物之葉。三春之花香鳥語。中秋之清風明月。夏木之蔥蔥。冬雪之皚皚。無非美且妙者。是非理想之真相。自然鍾發於外界而何。蓋理想本

## (沪)新登字 103 号

### 影印出版说明

本书所说的“妖怪”一词，即为由于文化的限制、人们难以科学解释的事物与现象。作者从多方面、多角度，分析论述了“妖怪”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心理、哲学、生物学等因素，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与主观难解的事物与现象，给予了科学的回答。

本书原名为《妖怪学讲义录总论》。现据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2 月 7 版影印。

### 妖 怪 学

(影印本 1992 年 3 月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ISBN 7-5321-0894-5/K·64

---

定价： 3.35 元

## (沪)新登字 103 号

### 影印出版说明

本书所说的“妖怪”一词，即为由于文化的限制、人们难以科学解释的事物与现象。作者从多方面、多角度，分析论述了“妖怪”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心理、哲学、生物学等因素，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与主观难解的事物与现象，给予了科学的回答。

本书原名为《妖怪学讲义录总论》。现据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2 月 7 版影印。

### 妖 怪 学

(影印本 1992 年 3 月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ISBN 7-5321-0894-5/K·64

---

定价： 3.35 元

## (沪)新登字 103 号

### 影印出版说明

本书所说的“妖怪”一词，即为由于文化的限制、人们难以科学解释的事物与现象。作者从多方面、多角度，分析论述了“妖怪”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心理、哲学、生物学等因素，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与主观难解的事物与现象，给予了科学的回答。

本书原名为《妖怪学讲义录总论》。现据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2 月 7 版影印。

### 妖 怪 学

(影印本 1992 年 3 月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ISBN 7-5321-0894-5/K·64

---

定价： 3.35 元

## (沪)新登字 103 号

### 影印出版说明

本书所说的“妖怪”一词，即为由于文化的限制、人们难以科学解释的事物与现象。作者从多方面、多角度，分析论述了“妖怪”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心理、哲学、生物学等因素，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与主观难解的事物与现象，给予了科学的回答。

本书原名为《妖怪学讲义录总论》。现据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0 年 2 月 7 版影印。

### 妖 怪 学

(影印本 1992 年 3 月)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ISBN 7-5321-0894-5/K·64

---

定价： 3.35 元